

# 沈寂：写老上海的行家里手(上)

◆ 马信芳

当年柯灵请读者注意：“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。”

沈寂，原名汪崇刚，浙江奉化人，1924年9月生于上海。沈寂说他的命运颇为坎坷。先父原是奉化的农民，斗大的字不识一升，13岁到宁波打铁，16岁到上海当码头小工，五六年后成了工头。于是他想，还不如自己去当商人。梦想居然成真，他成了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棉花商。由于父亲与海上闻人虞洽卿的关系颇深，因此沈寂上的是宁波同乡会开办的第十一小学。那天他坐着家中的自备车到校，一进校长室就看到大亨虞洽卿端坐其中。虞洽卿一见老友之子来了，十分高兴地把他抱入怀中，命他写自己的名字。当沈寂写下自己的大名后，虞洽卿高兴地一拍大腿，用浓重的宁波话说：录取喇！

沈寂从小就喜欢电影。父亲知道他有这个爱好，每次去电影院总带着他。当时卓别林的影片差不多都看了，像《劳莱和哈代》之类的默片他也看过很多。父亲喜欢看动作片，《金刚》《人猿泰山》这些片子放一次看一次，而且每次去影院，不是大光明，就是大上海，二轮影院不去。

沈寂还喜欢看中国片，像阮玲玉、胡蝶等明星演的电影他都看。沈寂说，最初的童年、少年时光里，电影伴随着我，带给我惊奇和欢乐。

不过，沈寂的文学生涯是从写小说开始的。早在复旦大学读西文系时，他就与后来成为外交家的王殊等同学组成了文学社，编辑油印刊物《青的果》。他的第一篇小说《暗影》刊登在顾冷观主编的《小说月报》上。1942年，是他走上文学之路关键的一年。这年，他写了小说《盗马贼》寄给由柯灵主编的上海老牌杂志《万象》。柯灵先生一看，很是欣赏。但大作家多了个心，这会不会是作者的偶然之作？于是沈寂再写几篇。沈寂遵命连写《大草泽的犷悍》《被玩弄者的报复》两篇小说寄了过去。柯灵一读，且是不同题材之作，大为叫好，知道作者非同寻常。于是当即决定在该刊当年9月、10月、12月连续三期刊出。这在《万象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柯灵并在编后记中推荐

在上海老作家中，今年九十高龄的沈寂显然是个异数。他的人生大起大落，极富戏剧性。年轻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，他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。在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，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。他搞过儿童文学，后来写小说、编刊物。他写的长篇小说受到香港电影界的关注，曾经被请到香港当上了电影编剧。回上海后改当电影编辑。他骨子里是一位作家，在老上海，他与当时活跃于文坛的柯灵、张爱玲、徐訏等不少作家交往频繁，也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哈同等“大亨”、“大班”，成了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。

道：“这里想介绍的是《盗马贼》，细读之下，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，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，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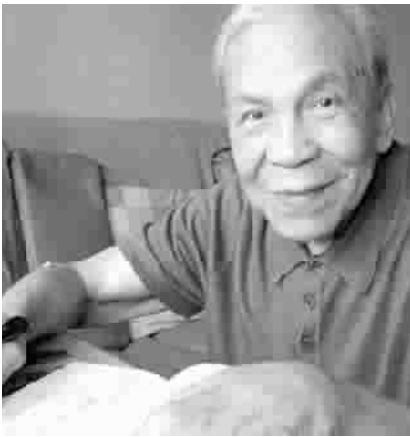
初涉文坛，就遇到了柯灵这样一位文学引路人，沈寂甚感幸运。沦陷时期的上海，形势愈发吃紧，《万象》常遭敌伪审查，柯灵不时受到传讯，直至被捕，刊物难以为继，至第四年第六期后被迫停刊。筹备复刊时，柯灵为不引起敌伪注意，举荐沈寂担任执行主编，编辑部就设在沈寂寓所。柯灵答应挂名“编辑人”，并积极给刊物组稿，先后多次将师陀的历史小说《李定国及其他》等稿件交与沈寂。

沈寂没有辜负文学大家的期望，自己的创作没有停下。其间，《捞金印》《两代图》《盐场》《红森林》等小说集先后出版。

朱石麟：“香港三年，是沈寂电影创作的黄金时期。”

1948年夏天，沈寂收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的一纸信函，原来，他的两部长篇小说《红森林》和《盐场》被看中，拟购买版权改编电影。

这样，1949年初，沈寂来到香港，到永华公司担任电影编剧。这是一个新行当。他只得



■ 老作家沈寂

从电影ABC学起。他钻进摄影棚，看电影拍摄全过程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他第一个登门向导演程步高先生求教。程先生向西宾推荐柯灵的新集《春城花落》，以及陈西禾的《火葬》，并特地放映这三部由他执导的影片，让沈寂将剧本与电影对照着学习。沈寂还求教于朱石麟、费穆、岳枫、李萍倩等前辈导演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从电影剧本如何分场景，到镜头如何组合成“蒙太奇”，他很快就掌握了。沈寂说，我就这样一边看电影一边琢磨，从实践中总结了多理论与技巧。

在香港不到三年时间中，沈寂先后为永华、长城、凤凰等影业公司编写了《狂风之夜》《神·鬼·人》《白日梦》《中秋月》《蜜月》《一年之计》《水红菱》等十余部电影剧本。尤其是他与著名导演朱石麟合作，以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及民间风俗节日为题材的《一年之计》，在1956年获得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—1955年度优秀影片荣誉奖。《中秋月》于1988年被香港《电影双周刊》评选为中国十大名片之一。

沈寂在香港还与舒适、孙景路、陶金、刘琼、龚秋霞等演员友好合作。他跟他们交上了

朋友，听到许多电影逸事，此为其后来写作提供了极丰富的资料。

1949年，新中国的诞生使港英政府非常紧张，对在港居民设下种种限制：不许升五星红旗，不许唱国歌，禁止五人以上集会，禁止有进步倾向的宣传等等。然而，沈寂与香港进步影人却以一片赤诚爱国之心，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创作出一部部精湛的电影作品。沈寂参加了由著名作家司马文森等发起成立的进步组织“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”，开展义演、募捐等爱国活动。

当时，永华公司的经营正走下坡路，连续三个月发不出员工工资。沈寂和导演杨华与厂方反复交涉，表现出他深切的爱国之心和不畏强权的正义感。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，厂方发还欠员工的全部工资。然而，沈寂与杨华却收到了“兹将两人开除”的通知。

1952年1月10日凌晨，睡梦中的沈寂被惊醒，屋外闯进持枪的三条大汉，自称“香港警署”，让沈寂跟他们“走一趟”。就这样，沈寂被押进一辆囚车，开到了罗湖边界。警察向他出示告示，宣布：“因不受港督欢迎，终生驱逐出境。”与沈寂一起被港英政府无理驱逐的还有司马文森、刘琼、舒适、杨华、白沉、秋梵等电影界人士。前方是深圳边界，边防战士一声“祖国欢迎您”，让沈寂他们热泪盈眶，激动不已。几天后，他们回到了上海。

梁信：“是上影厂的沈寂发现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他是一位有目光的编辑。”

从香港回沪，沈寂来到上影厂，先任编辑，为他人修改电影剧本；后又担任编剧，自己创作剧本。以他的才学完全可以在电影艺术上大有建树，但由于他有过一段在香港的经历，常常莫名其妙地成为历次运动中的主角，在“文革”中还被下放到化工厂当工人，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才回上影厂重操旧业。

沈寂编辑的剧本有着名的《女篮五号》《舞台姐妹》等。谢晋导演生前曾对我说，我拍电影，有了很大名声，但对这些戏有贡献的沈寂一点没得到荣誉。

##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

汤雄



在北京医院托儿所后，只身前往中南海的刘少奇身边工作了。

1960年2月，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因病须休息，组织上派顾承敏医生去朱老总处接替顾英奇的医疗保健工作。在跟随朱老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，顾承敏医生先后跟随着年已70多岁的朱老总外出视察民情，前往北戴河游泳、在中南海春藕斋跳舞等。朱老总患有糖尿病，所以他有自己的一套锻炼方法，除了生活有规律、每顿定量用餐外，还坚持在每周日上午爬香山，以锻炼身体。同样，朱老总那性格温和、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、平易近人的高尚的人品，也给顾承敏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为了保密工作这铁的纪律，除了孩子外，就是丈夫也不例外。顾承敏医生的丈夫章以浩，是她的同班同学，毕业后曾任国家卫生部苏副部长（苏井观）的秘书。为使章以浩在他的所学的专业上有更大发展，苏副部长就像前两任秘书一样，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后，就都另择秘书，把他们调到专业更加对口的岗位上去了。由此，章以浩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，从事生物制品研究（疫苗）的研究。早年他俩一起求学于吴阶平教授的门下，是顾承敏的同学。自从爱人开始担任着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后，根据纪律，他对妻子的行踪从来不过问：妻子在哪个时间段去了哪里？她都为哪位中央首长担任医疗保健？什么时候回家？在妻子从事保健医生的时间里，除了妻子暂时回到医院保健部门上班外，他对妻子的具体工作情况是一向一无所知的。丈夫在单位里的职称、职务都比妻子高，由于妻子的工作的特殊性，不能离开北京医院，所以他们一直住在北京医院的宿舍里。这就是中央首长保健医生这项特殊工作的特殊性！

顾承敏在担任宋庆龄保健医生期间曾两次出国任务：1975年，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代表团，访问日本；1979年，以乌兰夫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越南，受到越南党政的友好接待，瞻仰了胡志明的遗体（遗体保存是中国专家参与工作的）。家的一切就只有由丈夫操劳辛苦了。顾承敏在担任中央保健医生的那些年里，丈夫章以浩经常是默默无闻、甘心情愿地一个人担当起既是父亲又是母亲的双重职责。

### 44.这里面一定有文章

燕子咬住嘴唇，脸上早已全无血色。“姐，对不起！我真的是没办法！Steve以前的御用调查师，后来全都被炒了！你说都到这份儿上了，那肯定是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是吧，老方？”“嘿！别把我往一块儿拉啊！你跟Steve的阴谋，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！”老方辩解道。

“得了吧！你倒把自己撇得挺干净？Steve叫你去机场接Yan，没嘱咐你观察一下有谁盯着她？”燕子顿然醒悟。难怪老方记得在机场见过胖子。他是留了心的。

Tina继续说着：“你去山西之前，难道没得到过Steve的批准？你在山西没偷偷给他打电话汇报过工作？没他的批准你敢化装进厂？他开除你，那不是演戏给Yan姐看的？只不过假戏真做罢了，趁机把你这块心病给除了！这种事，用脚指头都能猜得出来！”

“可我不知道Yan跟这项目有关系啊！我更不知道Steve这是给Yan下了个套儿！Steve这孙子真鬼啊！他可算是调查到家了。你也够能演的，不是从头到尾都知道清清楚楚的？”

Tina转向燕子：“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老公跟Ted Lau是一伙儿的！真的！我就以为跟Steve说的似的，你只是个‘熟人的老婆’，调查你只是为了侧面了解Ted Lau的事儿呢！真的！直到今天早上拿到你硬盘的分析结果，我才知道，你老公也是有份儿的……”

“那你刚才说的那些，什么古威银行对永鑫做了审计，发现虚报资产，但Ted Lau不认账，说他也是受害者那些事儿，难道也是在Yan的电脑硬盘里找到的？”老方眯起眼问Tina。

“那当然不是了！你成心是吧？”Tina在书包里翻了一阵，拿出一沓子纸来，给！这是“晚餐”的项目建议书！你们自己看吧！”Tina把那摞纸扔在茶几上。燕子一把抓起来。

项目名称：晚餐——第二期；客户：英国古威银行投资银行公司；目标：Ted Lau——Edward Tan；项目开始/结束：2010年10月9日/2010年12月8日项目类型：内部欺诈调查；项目预算：US\$200,000项目介绍：Edward

Tan。老谭。

原来老谭是调查目标之一！“晚餐”正是包含着“中餐馆”的含义！

项目介绍的部分满满的英文字，比Steve给燕子的项目建议书多出许多页。燕子试图继续往下读，脑子里却嗡嗡作响，震得她什么也读不进去。

“嘿，行啊你，连Steve也敢偷？”“切！有什么不敢？像他这种小人，就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！想用完了就把我扫地出门儿？想得美！告诉你，很早以前，我就开始研究他的门锁！每次熬夜加班，我都试着开锁！试了整整一年啊！就在几天前，我终于成功了！！嘿！刚才趁他不在办公室，我把他的办公室翻了个遍……”

Tina边说边继续在书包里翻着：“别看咱不是什么好调查师！开几把锁，老子还可以！门锁都开了，抽屉上那把小锁更挡不住咱！我不光有这个，我还有……我还有……”

Tina手上用力，头顶的“喷泉”也跟着摇晃：“在这儿呢！终于找到了！我还有个！”

Tina掏出巴掌大的一块金属块，放在桌子上。“乖乖，这东西我还真认识！这就跟上回Steve让我从燕子手里取回来的那玩意儿长得一样。难道是……Steve的电脑硬盘？”老方把小眼睛睁圆了。“这是他硬盘的拷贝。我没把他原来的那块换出来，时间不够，不过有这个也够了，我倒要看看，他电脑里都有些啥！”

Tina扭头看着燕子：“Yan姐，你记得吗？上次那个华夏房地产财务处长的贪污案？你说得一点儿都没错，Steve的确让我查过从北京出去去斐济的乘客名单，而且我还真找到一个姓赵的女的，是华夏房地产的副总。你说一个副总跑到斐济去跟会计约会，能有好事儿么？可后来Steve那儿居然就没下文了，也不让我继续查了。后来，那总管跳楼的那天早上，我听Steve和那帮华夏房地产的老板那意思，说贪污都是那总管自己干的，我心里就一直纳闷儿呢！我看这里面一定有文章！”

秘密调查师

黄雀



永城